

# 榴花开欲燃

■ 汪翔（湖北）

初夏，阳光趋骄，众多花儿圆满完成了今年的使命，功成身退，化作春泥，养护着新萌的果实与种子，静待明年春来。就在初夏时节，在葱茏碧翠中，悄然绽放，燃起了一片火红，那就是石榴花。

不久前回到家乡，只见路旁山岭、房前屋后、空闲屋地，一坡坡、一沟沟、一垄垄、一团团、一簇簇的石榴树，大红的、粉红的石榴花，鲜艳夺目，色彩斑斓，令人应接不暇，眼花缭乱。

石榴花初开时，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像一个小葫芦，在青青欲滴的翠绿中，一个个鲜红的小葫芦迎风而动，像一个个小精灵，非常可爱。又像是小小的彩色霓虹灯泡，闪闪发光。慢慢地，小葫芦、小灯泡变成了喇叭，变成了茄子，变成了钟，通体红艳，芳姿俏丽，吐蕊含香，犹如待嫁的新娘，红得浓烈，红得纯粹，红得奔放。远眺山坡，挂在枝头上的朵朵石榴花鲜活地跳动着，宛若一簇簇跳动的火焰，一盏盏飘动的小灯笼，又像藏着无数颗红星，如霞光耀眼，映红了整个村庄。那些红星里探出脑袋，睁大眼睛看这多彩的季节。近前细看，石榴花朵儿较大，又特别多，枝枝丫

■ 路来森（山东）

溪，有潭；潭，积水。

潭，是一条溪流的一个个节点，溪水暴涨时，潭可以阻止溪水一泻而下；溪水进入枯水期，潭可以为一条溪流积蓄流水。一条溪流，总会有许多个溪潭，一潭连一潭，像是一条河流的众多眼睛，明眸皓齿，使一条溪流变得明亮而肥美。

潭有两种：淤泥潭、砂石潭。

淤泥潭，多淤泥，水浑浊，水面，黄洋洋一片。夏日里，中午气温高，淤泥潭会泛起众多的水泡，能听见低沉的咕嘟咕嘟的声响——水泡在喘息。水面浑浊，所以，你看不透水潭的深度，浑浊遮蔽了水潭深处的秘密。但我们，仍然能于浑浊的相对清晰中，看到淤泥潭生物的存在，比如偶尔现身的鲫鱼，浮于水面的青蛙，还有一些难以说清的水虫……

燕子，蜻蜓，于水面，点水而过。

淤泥潭，多水草，有高高矮矮的，是蒲苇，蒲苇瘦挺，高耸，风中摇曳，如美人起舞，是一个个的绿衣美人，袅娜醉人。矮的草，说不清，种类繁多，拉拉扯扯，把个溪潭围住，像给溪潭镶上了一层裙边。伸进水中的草，飘浮着，随水荡漾，似一朵朵盛放的水草花，很容易让人想到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的著名油画《睡莲》图。只是，莫奈笔下的“睡莲”，花开艳艳，而泥潭中的“水草花”，却只是一味地绿，绿也美，绿是一种本色之美。水草中，有河虾；淤泥中，有河蟹。

## 溪潭

小时候，常常挽起裤脚，下到溪潭，捞起一蓬蓬水草，抛到岸上。水草中隐藏的河虾，暴露出来，活蹦乱跳，煞是喜人。沿着淤泥岸边，躬身摸蟹，亦是一趣。摸摸索索，一不小心，就会被蟹钳夹了手指，泥手脱出，河蟹也跟着被拖出，趣味盎然。淤泥潭，在一定程度上，书写下了一个人童年的记忆。

相较于淤泥潭，我倒是更喜欢砂石潭。砂石潭，让人想到柳宗元的《小石潭记》：“潭中鱼可百许头，皆若空游无所依，日光下澈，影布石上。佁然不动，俛尔远逝，往来翕忽，似与游者相乐。”

砂石潭，以沙铺底，以石砌岸，故而，砂石潭清澈，一清到底，能看见底部的砂石，能看见水中的游鱼，甚至能看见游鱼在更深处投下的影子，恰如柳宗元所描绘。游鱼，多鲦鱼，瘦而细长，鱼脊泛红，水光映射下，美美艳艳。砂石潭的清，是一种碧悠悠的清，是一种清白之清，凛凛然，有寒意，有正气；砂石潭的澈，是一种朗澈，仿佛晴和的秋晨，目和神怡，心爽意惬。

砂石潭，最是适于沐浴。

小时候，沐浴砂石潭，总是先在岸边坐一会儿，然后把头伸入水中，捉发洗头，极是快意。多年之后，读书，读到先秦人的那首《沧浪歌》：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纍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。”就觉得极是契合我心。小孩子，虽然不会想到“出淤泥而不染”之类的高尚情操，但“清水洗发”，还是觉得好——最干净的水，一定要先用发洗头。

然后，才将身体浸入水中，一番沐浴后，感觉通体透凉，也通体透亮——水亮，体亮，心亦亮。

天空中，暮然有鸟飞过，潭水便迅速划过鸟的影子。惊鸿一瞥，也叫人觉得美。岸边石隙中，偶有几株芦苇生焉，临水亭亭，直如美人照影，娟秀冉冉。

一潭映月，不如“一潭印月”好。砂石潭，唯美地演绎了“一潭印月”的美好。

潭清，潭静，月在天。不管是半月还是团月，投在潭水上，都好，都美——真真是静影沉璧，是一枚玉璧的印章，钤在了一潭碧水上。明净得不得了，安静得不得了，温馨得不得了，醉了潭水，醉了明月，更醉了人心。

溪有潭，潭积水。溪潭，是一条溪流的眼睛，是对一条溪流的诉说；溪潭上，有风景；风景里，有记忆，有故事。

丫全是。花朵从顶端整列为四瓣，如红玛瑙，光滑似镜。在看不见的子房里，肥硕的花托孕育着皱褶的红艳、纤柔、娇嫩的花瓣，轻轻一触碰，指尖便沾染了胭脂渍。这些花朵姿态不一，有的仿佛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在跳着，有的好像情窦初开的少女脉脉含情地舞着，有的宛如纯洁质朴的村姑真诚地笑着。有的站在枝头，像是这个季节最美的裙裾，满眼的裙裾在风中微微颤动，使得蝶儿、蜂儿为之倾情。有的躲在叶间，似乎是这个季节最美的眼，闪闪烁烁望着叶外的世界，瞬间全是粉，轻轻地将这个季节覆盖。一阵风吹过，石榴花扬起轻盈的舞姿，散发出一股股沁人心脾的花香，婀娜多姿，情态万千。她摇响了梦幻的风铃，环佩叮当浅笑盼兮。石榴花开别样红。火红的五月，是石榴花盛开的季节，是燃烧的季节，是美丽的季节，也是孕育希望的季节，石榴花也被尊为五月花神。

石榴花带给我的感觉，不仅鲜艳烂漫，还有一种宁静、温馨和舒适。她也许不如春花娇艳，但比春花绚烂。她在阳光最饱满的季节绽放，花期同夏季一样长，是夏天的使者，是生命的精灵。金秋时节，石榴树挂满石榴果。石榴果

散发出来的香味，与石榴花相近又不同，是一股清清的芬芳和一种淡淡的青涩。石榴成熟时，身裹金玉衣，暗藏红宝石，糖果又大又圆，皮厚而结实，不怕摔不怕碰，果肉饱满多汁，被一层层如蜂窝一样的膜包裹着，水灵灵的，甜蜜蜜的。它的籽儿有红的，也有白的，红的是有模有样的红孩儿，白的是多才多艺的白娘子。

石榴花虽无牡丹之姿，桃李之艳，柏菊之操，然而在许多爱花诗人的眼中，她的地位并不低。诗人笔下的石榴花如丝绸，似火焰，像美人，令人陶醉，叫人浮想联翩。唐代万楚诗云：“眉黛夺将萱草色，红裙妒杀石榴花。”唐代刘言史诗云：“夜久月明人去尽，火光霞焰递相燃。”宋代欧阳修诗云：“榴花照影窥鸾鉴，只恐芳容减。”石榴还能入药，石榴叶可以杀虫，石榴皮可止泻固脱，是女性经期常用药，石榴花也有化湿止血的功效。《本草纲目》记有“榴花”功效：“阴干为末，和铁丹（即铁粉）服，一年变白发如漆。干叶治心热吐血，又研末塞鼻止吐血。亦傅金疮出血。”

石榴花是火红生活的写照，是美好爱情的象征。维吾尔语称石榴为“阿娜尔”。一向虔诚的波斯人曾把石榴树称

## 旅居

■ 李东（山西）

时下，旅游是热门。每逢长假，去“打卡”的，去“刷屏”的，“爆棚”每个景区。哪怕囊中羞涩，哪怕高速路上频频塞车，哪怕景点拥堵，也要利用假期去“疯玩”一番。用年轻人的话说，那叫：“放牧”激情，“游戏”快慰，暴晒“风景”。

老年人的旅游，大多数没有年轻人自驾游那么嗨。老年人的优势是全年都是假期，特点是对季节、环境、养生要做多元优选，尽量减少长途跋涉的劳累，最好的方式是旅居。盘算好手里的那点儿养老金，近也开心，远也快乐。以淡定的心态，过上一段不一样的轻松生活。

在外旅居，如候鸟迁徙。冬天去南方“晒暖”，夏天去北方“避暑”，或找

个四季如春的地方去享受夏日不热、冬季不冷的恒温气候。都是不错的选择。

每逢冬至和伏天，爱旅居的老人们便纷纷制定出游计划。喜欢热闹的，就约上几位老伙伴同行，租个宽敞的大套房。喜欢清静的，老夫妻相伴而行，在热闹的生活区租上一间房，花费不多，拎包入住。最好离市场近一点，附近有四通八达的公交车站更好。每周未选一两个景点，随便逛逛，尽兴即好。不仅会体会旅游的放松感，还能像当地人一样，深度感受地方的饮食文化和风土民情。

老伴有阅读的习惯，每次旅居，总会带两本书，每日读两三页。她的心得是：在气候适宜的环境里看书，养得静气，收获宽心。阅读令人心领，观物与人神会，两者相得益彰，是养心又养眼的事儿。

## 山林喻义

枝头，从阔长的叶子探出来，傻乎乎地一张嘴，啪，就把口中深红的板栗籽掉在地上，这可是在嘴里含了小半年的宝贝呢。

也有扫眼一看尽是荆棘灌木、小山的竹、矮脚猫刺和芭茅的山风，这样的山就野掉了，成了蛇、鼠和虫蚁喜欢的地方，聚不起精气，打柴的人路过就能顺手砍上一捆。有时还会被一股突然而来的野火烧灼。虽然不讨人喜欢，但是它们有倔强的生命力，春风一来，野性十足，开出的花儿筋瘦，照样细香缕缕，也是春光的妩媚。

漫山遍岭的毛竹，气势苍茫，却不见得是好事。虽然风一来，阵阵摇曳，啾啾连绵，箭叶纷纷，可是太单一了。竹林霸道，容不下樟树、柿子树、松树、老杨梅树共存。只有零星的苦楝树在外围挺着。它自己又不能开花，竹子开花，是出祸兆的凶年，它们自己也活不长。

没有花香，竹海就只好修炼自己，竹长易弯，也不知竹山的魂，什么时候

作是“太阳的圣树”，认为她能带来福音。更有意思的是波斯人会把石榴果实用来染饭，香酥的美食因有了石榴汁水的浸染，就更诱人了，让人胃口大开。石榴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乐观主义者，从来都不挑剔环境，不远万里来到了东方宝地，并最终落户生了根，年年开花结果，奉献出美味果实让人品尝。石榴不争春，在春光即将逝去、花事阑珊的时节，嫣红似火的石榴花便跃上枝头，耀

眼夺目。中国人向来喜欢红色，满枝红红的石榴花象征了繁荣、美好、红红火火的日子；一个石榴果实中含有数百粒晶莹剔透的种子，具有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，是爱情的象征；石榴还有许多美丽的名字：沃丹、安石榴、若榴、丹若、金罍、金虎、涂林、天浆等，因此，石榴树深受中国人喜爱，成为城市绿化、家庭美化最佳树种之一。农家小院、城市公园和马路两旁的绿化带上都能见到石榴树。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总能海纳百川，积极汲取其他民族优秀的东西，不断丰富和发展本民族文化。

■ 王笑然（河南）

提起夏天，大多数人的印象里是西瓜、酸梅汤，是“碎冰碰壁当啷响”，是丝丝的甜意。可在我的记忆中，“苦味”却成了整个夏天最为深刻的存在。

苦瓜，又被称为“君子菜”，是夏季清热解暑的不二选择。每当蝉鸣响起的时候，母亲总会时不时带回一篮苦瓜，烹饪出各种佳肴。年幼的我不喜欢这种直来直往的苦意，母亲却说：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”我聆在耳中，似懂非懂。

排在第一位的，便是做法最简单、口感也最朴实的凉拌苦瓜。

只见母亲将上等的苦瓜摘下，用清水洗净。刀刃走转，腕起刀落间，苦瓜便厚薄均匀，以最服帖的姿态躺卧于盘中。接着，用热水焯掉，瓜片色泽更加鲜艳，绿意盈透。最后，将糖、醋、生抽、蒜末等适量混合，浇在瓜片上。搅拌均匀后，一道凉调苦瓜便做好了。瓜和人一样，“吃苦胜进补，清热祛心火”。轻轻夹起一筷，苦意在舌尖萦绕，混合着咸香与微苦的脆嫩口感，只觉浑身舒畅，暑气也被一扫而光。

若说凉拌的做法格外简单纯粹，那么苦瓜蒸蛋，便最为温暖人心。将苦瓜用盐水洗净对半切开，去除瓜瓤。接着，将鸡蛋的蛋清与蛋黄分离，分别加入适量盐和白醋。搅拌均匀后，先将蛋清倒入苦瓜凹槽，小火慢蒸。待到蛋清成型，再倒入蛋黄，上锅蒸熟。此时，就可以准备蘸料了。白芝麻、大蒜、蚝油、香醋、生抽搅拌均匀，热油淋入，瞬间香味扑鼻。蒸蛋嫩滑，苦瓜服帖，苦意微绕，在蘸料中感受舌尖味蕾的舞蹈，感受夏天温柔的诗意。

苦瓜肉丝汤，做法略微复杂，是夏季里的重头戏，也是一道绝佳菜肴。将苦瓜提前用盐水浸泡，去除瓜瓤，切成细丝状。将上等的瘦肉腌制，入味备用。接着，在锅中煎好一个鸡蛋，锅铲切碎后倒入开水，连同肉丝一起中火炖煮。随后，将苦瓜倒入，加入适量盐、葱花与胡椒粉调味。几分钟后，揭开锅盖，一道浓香四溢的苦瓜肉丝汤便做好了。虽有苦瓜，却无苦意渗透；滋补养生，却也回味无穷。

凉拌苦瓜，苦意直来直往；苦瓜蒸蛋，清香适中；苦瓜肉丝汤，溢满别样的美味与清爽。不论哪种做法，都仿佛生活的模样，朴实抑或繁华，都别有一番滋味。《本草纲目》中有言：“苦瓜、除邪热，解劳乏，清心明目”。不论和什么食材一同烹饪，苦瓜都不会将苦味传递给对方。正如母亲所说，“像苦瓜一样做人，苦不外言，不沾不染。直面苦意，淡然得失，青翠自生。”

在苦瓜的味道里，感受夏季翠意盎然，感悟最为深刻的人生。

## 夏日 苦瓜入肴香

